



有件奇怪的事，每逢演出話劇《雷雨》，必定下雨。這是自從1954年，北京人藝第一次演出《雷雨》就有的天相奇景，解釋不到為什麼。曹禺1934年創作《雷雨》，一直在演出。不久前，紀念曹禺先生誕辰110年，北京人藝演出第四版《雷雨》。此時北京已經是10月份，天氣漸涼，白天還有太陽，就在要開演前，天陰下來，悶雷滾滾，一場大雨隨之而至。

《雷雨》是人藝老院長曹禺最著名的劇本，自發表以來，不斷演出。1954年北京人藝首次演出，演出的是人藝第一代功勛演員：朱琳、鄭榕、董行佶，于是之只能演大少爺周萍的B角，刁光覃是周樸圓的B角，這是何等鼎盛的陣容！為什麼于是之這樣演什麼像什麼的大演員，演不了大少爺周萍，原因是他幼年生活貧困，沒有大少爺的生活，導演只能讓他演B角。這一次演出連滿60場。這一版一直演到1963年，共演出200多場，近10年演出200多場並不算多，主要是當年擺脫不了「階級鬥爭」、「人性論」的枷鎖，這種戲不便多演。最後一場，魯大海托着四鳳的遺體，憤恨地一步步走向台前，以示對以周樸圓為代表的黑暗舊社會的控訴。不知曹禺看了



上次講到乳癌的早期檢查，如果發現異常怎麼辦呢？

一，摸到乳房凹凹凸凸，如果有月經的女士最好在經期後檢查，以減少將經期前的乳腺腫脹或增生誤以為是腫塊。

二，如果確實腫塊就要請醫生檢查，醫生可以通過乳房X光造影和超聲波看這個腫塊是水囊還是實質腫塊，必要時抽取組織去化驗。

三，如果本人沒有摸到任何腫塊，但定期的乳房X光超聲波活檢查發現有異常，醫生會根據不同的情況而做進一步檢查。

A.水囊：可以定期繼續觀察，或用幼針抽取液體去做細胞學檢查。

如果X光或超聲波發現是BIRADs 1、2的會按正常每兩年再做一次檢查，BIRADs 3的則會密切觀察或抽組織，BIRADs 4或以上則一定抽取組織化驗以確定良性還是惡性。

B.抽組織的方法：幼針，一般用於抽取水囊，抽完之後水囊就會縮小甚至會消失。

粗針，一般用於實質性的腫塊，以抽取部分的組織進行病理化驗。抽完後可有輕微的瘀血。

C.真空抽吸術：可以將病變的部位全部吸取去化驗，如果是良

怎麼想，這是他的原意嗎？

1979年，北京人藝恢復演出《雷雨》，陣容依舊強盛。四鳳是胡宗溫，魯貴是英若誠，鄭榕和朱琳還是原來角色，只是演員比劇中人物年齡大了很多，50多歲的人在台上演20多的年輕人，還要情情愛愛，總是不太舒服。但觀眾喜歡曹禺的劇本，喜愛人藝的演員，依然百看不厭，又滿了40多場。

對於像《雷雨》這樣的重點保留劇目，劇院不惜下重本，肯為一個角色專設一個演員。劇中二少爺周冲，是個率真單純嬌生慣養的小少爺，人藝歷年都會專門招一個不滿20歲的年輕演員，主要工作就是演周冲，第三版的徐白曉就在此例。後來，因為《雷雨》不常演出，演員不能長期空閒，徐白曉演過《天下第一樓》的小徒弟，一個又白又嫩的小少爺，演連跑帶吆喝的飯館小徒弟，怎麼也不像，再排的時候只有換掉。

2004年第三版的《雷雨》，所有演員全換年輕演員，這是導演顧威繼原版導演夏淳去世之後排的全新版，主題是：人性的掙扎與呼號。周樸圓是楊立新，龔麗君飾繁漪，大少爺周萍是王斑，四鳳是白蒼，這個班底是不差的，王斑演的周萍得到朱琳當眾表揚。過硬的劇本和一流演員，這一版演出了150場。

性的集病變的部位已經去除了不需要做手術，因傷口很小；如果是惡性的則要再做進一步的手術切除，不過需要一定的設備和技術。

D.切除腫塊或病變部位化驗：比較徹底但有傷口疤痕，有些追求美觀的女士可能會喜歡真空抽吸術多些。

不同的情況醫生會選擇適合的處理方法，而不是千篇一律的。所以當你發現問題時要同醫生商量，而且將你的想法坦誠和醫生講，我知道很多人在互聯網上獲取很多知識，有些是很有用的但有些未經科學證實，如果全盤接受就會有危險，曾經有一位女士我們發現有乳房腫塊，而且證實是癌症早期，但她相信互聯網上有人說不需要做手術，用一些另類療法結果腫瘤愈長愈大而且擴散，失去最好的治療良機，最後不但要做手術還要化療，無端端受很多痛苦，得不償失。

■乳房影像報告系統BIRADs表。



疫情打擊，國泰航空為求正印真身自保，無奈將後來加入、2016年自港龍航空轉為旗下的國泰港龍一刀切，2020年10月21日即成歷史符號，香港明日的回憶。

可惜！筆者曾為港龍設計員工制服，穿着時間為2000年至2013年，隨後陸續更換至整體換上新制服。這次國泰大規模炒人的新聞大，整家國泰港龍「被消滅」的消息，叫所有國泰港龍僱員、香港人及全球航空界、國際社會關注。唇亡齒寒，只怕骨牌效應，陸續有來。

跟當年的港龍航空曾亦有賓主關係，他們應用在下設計制服的十多年亦是自己事業至繁忙的歲月，每周往返香港及內地不同城市，來回起碼兩輪，甚至四輪不等。不斷看着穿上自家設計的服務員專業而優雅地殷勤服務，內心不無感動，常懷被他們邀請出任設計師而感恩。

內地那些年時裝業急速起飛，對香港設計師，尤其有經驗，另加有起碼聲望名氣的同行需求甚殷；客戶來請，列明條件之一：往返必須乘坐港龍航班、商務艙。某程度上港龍成了專業、優雅、安全的代名詞，從內地飛回家，只要踏進港龍機艙，半邊身體猶似已經回到香港。

內地顧客亦完全明白這



人的生命，為亞洲南部、非洲和南美洲等熱帶開發中國家的人改善了健康狀況，被認為是二十世紀熱帶醫學的顯著突破。

屠呦呦出身於官宦世家，父系出自人數很少但為浙東望族的甬上屠氏。該家族明清時期高官大儒輩出，如明吏部尚書屠繡、左都御史屠綬、應天巡撫屠大山、萬曆大名士屠隆、清兵部漢尚書屠粹忠等。屠呦呦（甬上屠氏二十一代）是屠子良（甬上屠氏五世祖）的後代，八世祖屠倫、九世祖屠大紀都為明朝生員。屠氏在明代治《易經》和《詩經》，而屠呦呦的名字亦出自詩經。屠呦呦曾祖屠宗年，清朝武官，涓雲艦管帶；祖父屠用念，清朝生員。屠呦呦母系出自慈谿姚氏，是明清難元勛榮國公姚廣孝之兄姚廣仁之後，屠呦呦外祖父姚詠白曾掌中華民國國庫，是首任財政部國庫司司長、中央銀行常務理事，舅舅姚慶三也是傑出財政金融家。屠呦呦自小在舅舅家長大。

屠呦呦的名字，出自其父親有希望其女兒出人頭地、成為國家之棟樑的願景。呦呦乃是鹿鳴的聲音，鹿者，與「祿」同音，唐代開始，中了狀元的進士，皆會獲唐代皇帝賜給鹿鳴宴，當朝皇帝希望狀元爺能夠成為國家的棟樑，這是非常光榮的禮遇。《小雅·鹿鳴》是中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的一首詩，是《小雅》的首篇。全詩三章，每章八句，歌唱周天子的敬客態度，嘉賓的懿德，以及宴享活動對人心的維繫作用。《詩經》賞析之《鹿鳴》賞析《小雅·鹿鳴》是《詩經》的「四始」詩之一，「呦



疫症稍緩，戲院和劇院都重開了。對於香港劇界來說，這是一個好消息。大部分的劇場人士在過去數月都大喊沒有收入，要靠儲蓄度日，甚至轉行謀生。現時劇團紛紛推出舞台劇，他們又可以再次有工作、有收入了。

不過，仍然有很多人在喊入不敷出。原因很簡單，因為政府為了要市民保持距離，免受感染，只容許最多五成觀眾入場。換言之，每場的演出即使是全場戲票售罄，主辦單位實際上也只得以前的五成進賬。向來舞台演出，若只得五成觀眾入座，劇團是肯定要虧大本的。有些劇團向外表示他們最少要有八成至八成半的入座率才能做到收支平衡，五成票房肯定不能回本。

所以，不少劇團或主辦單位都埋怨在疫情之下，政府的條例令他們陷於兩難的局面。一方面，若不准重開劇院，即是說沒有演出。那麼，他們便會完全沒有收入。另一方面，劇院重開了，劇場工作者可以有工作了。可是，他們最多只有五成的票房收入。換句話說，他們是會虧本三成多。

感謝國泰港龍

些心理作用，他們自己便是力行者，那些年往來香港與北京、上海、杭州、成都、昆明、大連、青島、哈爾濱……無不幫襯港龍。

多可惜？如非天災人禍，國泰港龍發展前途未可限量！嘆息無解已成定局的事實，媒體及大眾神奇地對即將成為歷史的國泰港龍過去一切發生極大興趣，本地甚至內地媒體訪問在下其一點點，在於曾經設計的制服，更認定此乃當年港龍航空，甚至香港航空史上至經典的制服設計。於國泰港龍消失當頭，在下無論如何表現不來被讚揚而「喜出望外」、「心花怒放」等等心理狀況；反而為眾多國泰港龍員工何何從而憂慮，但願疫情早過，職場回復正常，員工們、港人、國人、世人平安喜樂。



2000年，港龍航空換上筆者設計新制服的其中一款官方宣傳照。作者供圖

鹿鳴和青蒿素

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詩句裏面提到了鹿食野之蒿，蒿就是青蒿，與屠呦呦的發現有巧合之處。用現在的話說，一群鹿兒呦呦叫，在那原野吃艾蒿。我有一批好賓客，彈琴吹笙奏樂調。一吹笙管振簧片，捧筐獻禮禮周到。人們待我真友善，指示大道樂遵照。

1969年1月，屠呦呦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組建的北京中藥研究所523項目組的組長，負責領導對傳統中醫藥文獻和配方的搜尋與整理。屠呦呦以及她的工作團隊希望在中國傳統醫學中尋找對抗瘧疾的物質，她們查閱大量古代醫學典籍，察訪民間藥方，拜訪各地在世的老中醫，選出約2,000個有關對抗瘧疾的藥方，篩選後集中針對200種中草藥的380個可能藥方研究，最終鎖定從青蒿中提取抗瘧疾藥。從2,000多個古代的藥方，找到了青蒿，這是漫長而曲折的過程。如何突破這個困局？初期提取有效成分失敗了，因為當時的中藥方劑都需要煎煮，而高溫會破壞所有的青蒿素。後屠呦呦等人在由中國醫藥（340年）葛洪的《肘後備急方》中發現與後來使用煎煮法不同的方法：「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獲得靈感，屠呦呦經過思考，決定用乙醚萃取黃花蒿，經過一系列純化，獲得青蒿素。這是突破的關鍵。在2015年的諾貝爾獎頒獎大會上，曾有記者問大會的官員，這次頒獎給屠呦呦是否是對中藥的一種獎勵？對此，諾貝爾獎委員會作出了否定的答覆，特別強調「我不認為我們會直接用這些草藥」。

各國記者仍然鏗而不捨，把問題集中在屠呦呦怎樣在古代中醫的醫書中，找到了突破的概念和方法？屠呦呦向記者介紹了博大精

驚恐症不要來

大概十年前，有一天我曾駕車載着同事一起到某個商場準備當司儀工作，駕駛約十分鐘左右，突然間覺得自己有點頭暈，那一刻便想了很多，例如萬一暈倒後失控撞車，點點好！真的愈想愈驚慌，好在當時的同事也是經常駕車，所以我找了一個地點停下來換他駕駛。之後到達司儀工作的場地，人仍然覺得有種很很想暈倒的感覺，但心想稍後便需要到台上工作。當時很多同事好好，已有一些同事在台上作準備，我如果有感到不適的時候，便有人攙扶。

活動完畢，弟弟陪我到醫院作身體檢查，因為自己覺得可能是心臟出現問題，之後看過數次心臟科醫生，醫生跟我說：「其實你心臟沒問題，你不如去看心理醫生。」

藉着那次的情况，知道原來自己患上了「驚恐症」。然後我便找了一個相熟的情緒病專家，跟她見了十多次面之後，我的「驚恐症」好了。我還記得當時的情緒病醫生跟我說過：「其實這種驚恐症的感覺，有可能會再次出現，只要你跟自己說，你不會突然之間暈倒的，會沒事的。盡量不要想得太多，免令自己跌入這個死胡同的思想便好了。」

自從醫好了「驚恐症」之後，我在這十年間，也沒有這種感覺出現。但由這個星期開始，這病徵的狀況好像又再出現。就正如昨晚，在電台工作完畢之後，便到家裏附近的一個商場，想想吃些什麼作晚餐。但當我一路逛的時候，我開始有種頭暈的感覺，這時候，我會不期然地張開雙手，想借用一些物件攙扶下，免得真的暈倒，也可有點幫助。但頭暈的感覺愈來愈強烈時，我的手脚開始麻痺，呼吸有點困難。不知是否因為疫情的關係，本來商場原有的座椅也被搬走了，可能是不想人群聚集吧！所以當時很想找個位置坐一下，安定情緒，但自己愈來愈辛苦，最後離開商場，到附近的一些石壘坐下來休息。

當我坐低後，發現自己心跳非常快，而且頭暈的感覺沒完沒了地出現，最初想着，要不要打電話給弟弟讓他知道，但又怕麻煩到他，唯有嘗試不要想「暈低」的情況，希望這種感覺快些離開我。但談何容易，那個時候自己覺得很無助，天又開始下着雨，更加覺得自己不知怎算好。隨着無助的感覺，令自己壓力更加大，好想躺着休息一下，但在人頭湧湧的街道，這樣做，以及疫情關係，相信沒有人會走過來幫助自己。

最後，我決定致電給弟弟，他立刻緊張起來，然後二話不說便跑過來找我，雖然這商場跟弟弟的家很近，但也需要十多分鐘才到達，而你知不知道，這十多分鐘對我來說，就好像過了漫長的一年一樣，甚至自己曾經想過，已經支撐不住，我是不是應該打求救電話幫忙呢？但一想到這裏，又怕身邊的家人及朋友太擔心，所以便打消了這個念頭。過了不久，我盼望的弟弟終於從遠處跑過來了，然後陪着我返回停車場，駕車回家。

為什麼要在這裏說自己的狀況，因為我想藉着這個不愉快的經驗跟大家分享。我相信現在的都市人，也有一些人會有着我這種情況出現，只要跟從之前看的情緒病醫生所說的，努力地加油及支持下去，任何事不要想太多，我相信我可以能夠夠走出這個「驚恐症」。

鹿鳴和青蒿素

深的中醫，並且說：「青蒿素是傳統中醫藥給世界的禮物。」這個回答很有針對性。

所有的西藥，用久了，就會出現抗藥性的問題，藥用功效大大減退。屠呦呦認為，中藥的特點是複合的方劑，改變配藥可以解決抗藥性問題。多項研究表明，在大湄公河次區域等地區，出現不同程度的青蒿素抗藥現象，一些患者，服藥之後，瘧原蟲仍然可以繁殖新一代，治療的時間延長了。惡性瘧對奎寧、磺胺多辛、乙胺嘧啶等前幾代藥物的耐藥性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廣泛出現，破壞了瘧疾控制的努力並顛覆了在兒童存活方面取得的成果。

屠呦呦及其團隊經3年攻堅，在「抗瘧機理研究」、「抗藥性成因」、「調整治療手段」等方面取得新突破，於近期提出應對「青蒿素抗藥性」難題的切實可行治療方案，主要的方案還是調整和更換了輔佐的配藥，抗藥性立即迎刃而解。屠呦呦並在「青蒿素治療紅斑狼瘡等適應症」上取得新進展，目前已經進入了第三期的人體測試階段，估計兩三年後新藥將會上市。



屠呦呦在2015年獲頒諾貝爾醫學獎。

劇院重開

在無風無浪的時候，大部分劇團每次演出時，負責人都是患得患失，不知道票房情況如何。除非演出者是天王巨星，即使票價昂貴仍然肯定會引起「撲飛潮」；否則，投資人或監製在籌備開始時，大都會擔心賠本。製作演藝演出的人都知道舞台演出是很有賭博味道的，因為往往要到開演後，甚至所有演出完結後所謂「埋單計數」，才知道是「開大或開小」，到底是賺錢還是虧蝕。

現時的情況卻反而完全不用患得患失，因為劇團或投資人根本就不需用有十五個吊桶在心中。每場最多只有五成觀眾購票，但整個製作的成本照說應該是跟坐滿十成觀眾的無異。難道因為明知只有一半入座率，劇團便可以在布景板上少擦兩道油？演員化妝時可以為了省錢而少畫一道眉毛嗎？燈光師可否因此少掛一掛燈嗎？當然不可以。所以，劇團毋須抱着樂觀，或希望會有一線生機的想法，因為只要從決定演出的那一刻開始，便注定是要賠本的。

所謂殺頭的生意有人做，虧本的生意無人做。明知演出是虧大本的，為何還有人去做呢？我猜想有數個原因。

第一，藝術家的脾性使然。他們有的會視錢財如糞土，在他們心目中，最重要的是有戲可演，其他事情，包括虧本也不重要。第二，沒有演出太久了，太不習慣了。難得終於有機會再次展示他們的才藝，也顧不得那麼多了，演了再說。第三，不想放棄早已籌備多時的製作，浪費了許多人的心血。第四，早已與很多創作人簽了約。劇院不開當然不能演，但現時劇院重開了，也就要履行合約了。第五，很多自由身的創作人和演員已經大半年沒有收入了，照原定計劃演出可以幫助他們解決燃眉之急的經濟問題。第六，之前劇界死寂，現時可以演出，大家出一分力，希望「做旺個市」。第七，所謂「拉上補下」，將去年賺了的錢用在今年的演出之上，維持知名度，總比完全坐冷，被人遺忘了好。

還有一點，我不肯定會否是所有有份參與的人明白到劇界正在水深火熱之中，都自願或非自願地減了薪酬。這樣便會令製作成本低了很多，而非像有些劇團負責人們說自己是蝕大本來做。搞藝術也要吃飯的，若算盤真的打不響的話，便應該選擇寧願暫時不做。